

艺妓之死

艺妓之死

【法】让·布鲁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艺妓之死

[法] 让·布鲁斯 著 邹力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2插页 122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湖南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0册

*

ISBN7-5059-0726-3

I·486 定价: 1.70元

目 次

1	仓室里的凶杀	1
2	O.S.S.117始终在行动	8
3	初次交锋	21
4	丘陵上的阴影	32
5	安拉真主	53
6	警报	59
7	捉迷藏	70
8	空白卡片	99
9	苦恼	109
10	秘密信号	130
11	暗室里的搏斗	144
12	火中之栗	158

1 仓室里的凶杀

“快唱！”那男人命令道，“不许停下来！”

艺妓跪在大正琴前，脸轻微地抽搐了一下。涂抹得过分艳红的嘴唇在扑着白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如同伤口一般。她深深地鞠了一躬，纤细的手指开始在琴弦上滑动。她又开口以尖细的声调唱起歌来。

那男人双手插在和服的袖子里，两眼紧闭，一动不动地盘腿坐着。从他的脸色和呼吸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喝醉了。

艺妓名叫滨田合子。此刻，她一边拨动琴弦，一边观察着这位客人。这是个英俊的男子，身材魁梧健壮，年龄约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他的言谈举止表明他出身望族。但是，年轻的姑娘却不喜欢他目光中隐露的凶气，厌恶他不时冒出来的厚颜无耻的言语。

滨田合子一向爱评价男人。她暗暗思忖：这个人是一只凶

残的畜生，而且肯定是最坏的畜生。

猛然间，他抓起放在身边塌塌米上的大肚子酒瓶，将瓶嘴塞到嘴里，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略微令人作呕的酒味弥漫了整个房间，艺妓抑制住由于厌恶而引起的战栗。她保持着镇静，一丝暗淡的微笑甚至使她的脸上显出了光彩。她接到的指示要求她尽量对他表示亲热，把他灌醉到不省人事。

因此，尽管他可能非常野蛮，甚至会对她失礼，她也准备接受一切，守口如瓶，保守秘密。

他笨拙地放下瓶子，用和服的袖子擦了擦嘴。他的上身摇晃着，眼睛又重新闭上了。他抬起一只手，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躺倒在地。

尽管她的内心极度恐慌不安，但滨田合子仍旧边弹边唱。她透过低垂的长睫毛打量着这个躺在塌塌米上的神秘的顾客。

八天前，也是这样，也是这个顾客。他烂醉如泥，一下子栽倒在厚厚的塌塌米上。她由于对他喝醉之前所说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感到好奇，便搜了他的身。在他的暗袋里，她发现了一些相当有趣的文件，于是她就把这些文件拍了照。

滨田合子把胶卷交给了千野小町，千野小町对此极为满意。于是她又向滨田合子下达了指示，告诉她当那名顾客再来时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今天，他又来了。似乎一切都会象上次那样。看起来，她今天又要使用那架微型摄影机了，那架摄影机藏在她和服里边的一个小衣袋里。

那男人翻了身，酒瓶被碰倒了，残存的白酒洒在塌塌米上。滨田合子不想过早行动。她继续边弹边唱，只是逐渐地减弱了歌声和琴声，最后完全停了下来。

男人鼾声如雷。过了一会儿，他又翻了一下身，仰面朝天，双臂交放在胸前。

滨田合子一动不动地坐着，长时间地观察着醉汉。她的心在剧烈地跳动，艳红的嘴唇因害怕而颤抖。

她将要做的事情是十分危险的，这一点她非常清楚，所以绝不想轻率从事。

隔壁房间里，其他的艺妓正在为各自的顾客弹唱舞蹈，根本不用担心会有人来搅扰。因为任何人都不会不请而入，即使是妓院的老板娘也不例外。

滨田合子悄悄地站起身来，她缓缓绕过隔在她和那男人中间的大正琴，跪到那醉成一摊泥的身躯旁，非常熟练地解开醉汉和服上的腰带……她灵巧的手指插进衬衣，伸向暗袋……。

暗袋里什么也没有。她接着去摸另外一只衣袋，找到了一只黑皮钱包。她惴惴不安地打开钱包。倘若那男人在这个时候看到这种情景，那她会一辈子名誉扫地的……钱、各种证件，都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她把这些证券一一归放原处，接着又迅速地搜查了那人的外衣袋。仍旧一无所获。

她不由得松了口气。因为尽管她希望能使千野小町满意，但是恐惧更强烈地占据了她的内心。她迅速地系好醉汉的和服，扶起被他碰倒的大肚子酒瓶，然后悄悄地回到大正琴另一边她原来的位置上。

二十分钟后，当那个男人酒醒时，合子正在以一种庄重的神态演奏着一首古老的民间乐曲。这首乐曲忧郁而动人，合子禁不住要流下泪来。那个男人用迟钝的目光端详了她一阵子，而后站起身来，步履蹒跚地在房间里踱了几步。

按照他的要求，合子给他打来了一盆凉水，帮他擦了擦脸，

然后又给他沏了一杯丁子香苑薷茶，服侍他趁热喝了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他抚摸着她的手突然问道。

“我叫滨田合子，尊敬的先生。”

他一把搂住她的腰，把她抱在他的胸前，用含糊不清的发音接着说：“我很喜欢你，滨田合子。你算得上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的，而你的美貌又是如此动人。”

“尊敬的先生，您过奖了。”

他停了一会儿，好象在思索着什么，而后又接着说：

“今天晚上我打算在家里开个晚会，不知能不能请你今儿晚上带琴来为我的客人们助兴？”

合子感到透不过气来。她向后边退了三步，然后双膝跪下，两手放在腿上，额头抵着地板深深地鞠了一躬，回答说：

“能为尊敬的先生献艺，不胜荣幸之至。”

“去把你们的老板娘叫来。”那男人命令道，他这时似乎已经完全清醒了。

滨田合子又鞠了一躬，随后站起来离开了房间。上次千野小町曾向她打听过这个神秘人物的姓名与住址，如此看来，千野小町明天就会知道这一切了。

谁知道呢？也许滨田合子今天晚上还会了解到其它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呢……

* * *

这个自称香保留八俣的男人住在一幢茅草顶的大住宅里，住宅四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这个院子坐落在墨田区那座山丘的斜坡上。

香保留八俣的司机是个马来亚人，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开着一辆长长的老式小汽车将滨田合子带到这个院落里。合子

下车后，便被这里优美的景色吸引住了。为了更好地领略这由鲜花、树木和岩石构成的大自然的美景，她不由得跪了下去。院内溪水潺潺，小鸟啼鸣。透过松树那参差不齐的树枝，可以看见远处被雾气笼罩的港湾那闪闪的水光。

司机从汽车后箱里取出装着琴的长盒子，向屋内走去。滨田合子起身随他而入。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了，但是滨田合子在入口处和客厅里都没有看出准备晚会的迹象。除了香保留八俣、司机和她以外，房间里看不到其他人。她不由得奇怪起来。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晚会最晚在六点就该开始。

她心里骤然感到一阵恐惧，但她还是按照礼节先在神龛前鞠了一躬，然后开始赞美起那悬挂在艳丽花束之上的珍贵的条幅来。

香保留八俣微笑着听她对他说恭维话。可是艺妓一丝笑容也没有。她呆在原地一动不动，突然产生的恐惧使她的喉头象被人扼住一样，费了好大劲儿才终于说了一句：

“我有点不舒服，恳请尊敬的先生原谅我……”

他狞笑起来，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房间紧挨花园的两扇隔板已被拉开。他从那里把她拖到院子里。

“呼吸点新鲜空气会对你有好处的，”他说，“请到我的仓室去一下，好吗？那儿有一把古老的三弦，我想您一定很想欣赏一下吧！”

仓室离住房大约有五十步远。滨田合子穿着厚底木屐，好几次险些摔倒。那男人抓她抓得很紧，以至于她感到十分疼痛。

她没有发现司机已经先于他们到仓室里去了，所以，当她看到仓室的门已被打开了的时候，不禁感到奇怪。

“进去！”香保留八俣一边喊着一边把她往里推。

合子的脚在门坎上扭了一下，她不由得痛苦地喊叫了一声，这时她再也不怀疑了：自己已经落进了圈套。仓室里点着四盏形状很象西葫芦似的黄纸灯笼，里边空无一人。当然，如果不把那个叉着手站在仓室深处的巨人算作人的话，那个庞然大物简直就是一座用肉堆起来的山。

“我来介绍一下，”房屋的主人狞笑着对合子说，“这位是安德山。”

滨田合子立即意识到安德山是一个职业摔跤家，一个相扑手。加在姓后面的“yama”，即“山”的意思，就说明了一切。他几乎完全赤身裸体，只用一块布在异常粗大的腹部扎一圈，然后垂下来，从两条如柱子般粗的大腿穿过去系在后面，就当了短裤。黑色的头发在头顶处梳成一个发髻。

他的面目可憎，令人恐惧。

门在香保留八俣的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艺妓惊慌失措地摔倒在地。她赶紧用双手把脸蒙上。相扑手狂笑起来，笑得甚至直不起腰来。他的笑声连仓室那厚厚的墙壁都被震动了。

“我们只想问你几个小小的问题，滨田合子，”香保留八俣用一种令人肉麻的温柔口气说道，“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先前在您的房间里要搜我的身。既然您对金钱不屑一顾，那么您要找的是什么呢？……”

艺妓顿时感到全身僵直，她紧紧地闭上了双眼。显然，当她翻他的衣袋时，他并没有醉得不省人事，而是一边不动声色地让她行动，一边在想怎样诱使她到一个能使她口吐真言的地方去。

“你到底说不说？”那男人突然失去了冷静，怒吼道。

滨田合子趴在地上，直冒冷汗的前额碰到了地面。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她那纤细而匀称的身体因为害怕几乎麻木了。

“他们肯定会打我的。”她想。

“安德山！”主人嚎叫起来。

巨人向前走了两步。他的体重差不多有四百斤，人却十分灵活。他弯腰抓起年轻姑娘，用那只吓人的巨手毫不费力地把她举过头顶。

“说还是不说？”香保留八俣用嘶哑而充满杀气的声音问。

滨田合子仍旧一言不发。

“你可以动手了，安德山。”

巨人先是低声地不知喊叫些什么，接着，随着一阵虎啸般的吼声，可怜的艺妓在他的头顶上被翻了个个儿。安德山把姑娘抓在手里，开始剥她的衣服，那模样仿佛是一只巨兽在大把大把地用爪子撕某种果子的外皮。

柔弱纤细的不幸女子很快就被剥得一丝不挂。野兽又开始嚎叫起来。这时，香保留八俣的眼珠都要鼓出来了。他最后一次企图使姑娘屈服：

“快讲，滨田合子。现在讲还不晚。”

可是年轻的姑娘并没有听他的话。她甘愿听任命运的摆布。而且她已经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第二状态。她任何时候都不曾想到要出卖千野小町和她所代表的一切。

她听到相扑手的嚎叫声，接着，她感到自己被扔到地上。最后，是一堆山一样的肥肉压在她的身上……

2 O.S.S.117始终在行动

泛美世界航空公司的飞机刚刚在羽田机场降落。于贝尔·博尼瑟·德拉巴斯最后一个从飞机上走下来。

他穿着一套粗花呢衣服，雨衣搭在胳膊上。当他经过空中小姐身旁时，他拍着她的臀部彬彬有礼地对她说：

“回头见，我的小家伙。可得为我保持干净呀！”

空中小姐涨红了脸，从牙缝中挤出了一些他不明白的话。然而他却非常洒脱地吹起了一只古老的牧歌，随着一群乘客向候机楼的检查处走去。

他坐在候机大厅的一条长凳上。他的一侧坐着一个非常有礼貌的日本人，另一侧坐着一个相当兴奋的德克萨斯州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到日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向太阳的子孙们推销一种新式避孕套。他在这里就已经开始作宣传了：“这种避孕套经久耐用，使用方便，价格低廉。您要知道，先生，人口的

不断增长对人类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而且……”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一位虽然长得漂亮，但却相当愚蠢的女郎，她自称是到日本来“拍”电影的。眼下她已经开始向日本警察解释起什么来了，那副娇媚的作态，好象她正在拍电影似的。过了一会儿，她扭动着腰肢从于贝尔的面前经过，向海关大厅走去。当她经过于贝尔面前的时候，她向他眨了眨眼，低声对他说了一句：

“再见，英俊的小伙子！”

“再见，洋娃娃，”于贝尔回答道，“可别演得太糟糕了。”

“她看上您了，老兄。她肯定看上您了！”德克萨斯州的小伙子用胳膊肘顶了顶于贝尔的肋骨，悄声地说。

“这倒有可能。”于贝尔答道，“不过您别打算利用这个来向我兜售您那玩艺儿。我的宗教信仰不允许我干这种事。”

这时，忽听得有人在喊：

“于贝尔·拜尔蒙！”

这是在喊他，于是他站了起来。警察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又检查他的护照……

1937年出生于新奥尔良，贸易经理，公务旅行……没有问题。

于是，他转到下一个窗口去申报了随身带的外汇，然后，到海关领取了行李。检查完毕，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对司机说：

“我要到矢岛旅馆。”

不一会儿，他乘坐的出租汽车开到了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这条路很长，笔直，就是保养得太差。马路两旁尽是一些低矮的砖房和木房。这时虽然已是上午十点钟了，但是远处仍被一层薄雾笼罩着。他欣赏了一会儿窗外五颜六色的日文招牌和

使交通变得危险的川流不息的自行车，然后陷入了沉思。

几个月之前，他在埃及执行一项任务。由于那件事情搞得很糟糕，他彻底地退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贝鲁特稍事休息之后，他接受了一个妇女组织的邀请，到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不过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妇女组织。

这个新成立的妇女组织——O.S.S.，即“特别安全组织”，由一位原籍英国，非常威严的老太太操纵领导。不过于贝尔并不知道她的姓名。这个组织的秘书长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法国女子。叫弗朗西娜·勒费弗尔，长得非常美丽。她和于贝尔简直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新成立的 O.S.S. 组织的基本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绝对不参与政治的家庭妇女。这个组织意欲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在她们看来，男人们差不多都是些执迷不悟的危险的狂人。几千年来历史充分表明，无论是宗教还是仁爱的理论，只要男人需要，都会变成进行杀戮的借口。于是这些注重现实的妇女们决定采取直接行动。“假如下次再出一个希特勒，”老太太说道，“我们将自己来对付他。只要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杀人便是一种责任。”于贝尔很赞成老太太的这个观点。为了拯救大多数人而杀掉个别人，比因为几个人犯罪而残杀大多数要明智得多。

这时，车外的街景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十层以上的混凝土建筑物。它们高高地矗立着，与那些大大低于它们的小平房形成鲜明的对比。路上的小汽车也越来越多。系着日语广告旗的大气球飘在靠近市中心的半空中。

当新成立的 O.S.S. 组织得知于贝尔被解职的消息时，恰

值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刚刚意识到她们的某些工作必须求助于象于贝尔这样刚强的男子汉才能完成之际。

就搞情报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困难。对 O.S.S. 这样的组织来说，只要实际情况需要，它完全可以招募人员，编织起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因为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里，都不会有哪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家被炸弹炸毁，自己的女儿被暴力强奸，儿子被人杀害……而会无动于衷。然而一旦涉及到采取直接行动这个问题，那么行动者除了具有妇女一般都有的才能外，还必须具备妇女所不具备的本事才行。

这便是于贝尔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的原因。这个组织在花名册上为他注册为“O.S.S. 117。”

在巴基斯坦为 O.S.S. 组织办完第一件事之后，他回到巴黎，打算尽情地享乐一番。可是休息了还不到半个月，组织的一个成员就找到他，交给他一个化名为于贝尔·贝尔蒙的护照和一些身份证，同时还带来上级的命令，让他采取一切措施尽快到达东京，在矢岛旅馆下榻；在那里他将获得新的指令。

出租汽车在旅馆门前停下。旅馆的一名职员赶紧上前来帮助他提行李。于贝尔付了车费后便向旅馆服务台走去。

“我想要一间舒适一点的房间，要带浴室的。”他一边对办事员说一边把护照递到桌上。

办事员查了一下登记簿，用不太标准的英语对他说：

“贝尔蒙先生，您的房间已经预定过了，是在三楼25号。”

“很好。”于贝尔回答说。对此他并不感到意外。

“贝尔蒙先生，请您把护照先放在我这儿，过一个小时后您再来取。”

“OK。”

一名侍者替他拿着行李。他随这个侍者乘电梯上了三楼。

为他预定的房间很宽敞，布置也十分得体，而且这间房还临街。他膘了一眼浴室，发现里边很洁净，安的都是现代化的设备。但是当他看到对面墙上有一扇门与另一间住房相通时，不由得做了个鬼脸。他可不喜欢这扇门。

侍者放下行李，退了出去。为了放心起见，于贝尔把房门插上了插销，而后便去检查那扇联接另一间房的门。正当他弯下腰打算透过钥匙孔看看对面的房间时，那扇门突然打开了。这一下可把他吓得非同小可。不过，他很快就松了口气。

“怎么，您打算偷看吗？”弗朗西娜·勒费弗尔戏弄地说。

于贝尔看到自己面前原来是弗朗西娜，感到十分高兴。他微笑着回答她说：

“我只不过想知道是否会有人通过这个孔来窥视我。”

“自然！自然！您好！旅途还顺利吧？”

说完，两人就热烈地拥抱起来。

“很顺利，谢谢。不过，他们应当把您也在这儿的消息告诉我，那样我就会到得更早些。”

他向后退了一步，打量起她来。她穿着袒胸露肩的裙套服，瘦削的脸盘上那双分外明亮的蓝眼睛流露出欢快的神色。她张开那张喜欢嘲笑人的嘴，露出两排珍珠似的牙齿。她那红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梳成与众不同的发式。

“您总是这么苗条！”他看着她那富有曲线美的体型评论说。

“云豆体型的冠军！”她补充一句说，“可我绝不是骨瘦如柴！”

“这我当然知道。”于贝尔说。某些清晰的回忆使他一下子

陷入了沉思。

她捏着他衬衣的翻领变换了话题，问：

“请告诉我，于贝尔，您是否打算先洗个澡？也许您……”

“您也许打算向我提出什么更好的建议？”

“您是否愿意先作一次短谈？现在我的房间里有一位日本妇女，她急着跟您面谈一次。”

于贝尔作了个无可奈何的动作，说：

“我从来也没有让女士们等我的习惯。走吧！”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弗朗西娜·勒费弗尔介绍说：

“这位是于贝尔·贝尔蒙先生……这位是千野小町夫人。”

这位日本妇女身材矮小，身着一件红底起大花的丝织和服，脚上穿着一双草编底的木屐。她留着一头现代式的短发，长着一双美丽的眼睛。于贝尔微微鞠了一躬，说：

“认识您很高兴。”

她也向他鞠躬还了礼。

“都请坐下吧。”弗朗西娜建议说。她的语调里充满了欢乐。

于是他们围着一张矮桌子坐了下来。桌子上放着一束鲜花。那位日本妇女不住地打量于贝尔，神态有些拘谨。

“我无法向您提供任何情况。”弗朗西娜对于贝尔解释说。然后，她又对千野小町说：

“我看最好还是您自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一讲。”

日本妇女点了点头，然后用她那口发音虽不标准，但语法却相当准确的英语说了起来：

“这事大概要从两个星期前说起。一个属于我领导的情报组的艺妓因为对一名喝醉了酒的顾客的胡话感到奇怪，便搜了顾客的身。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文件，于是，她